

雨水：最是一年春好处

林梅朵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早春，韩愈的笔落在纸上时，长安朱雀大街屋檐下的冰凌正悄悄消融。细雨如发丝，诗人感受到了湿润、郁郁葱葱的生机之气。而几年前，他的那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还透着茫茫无涯的消沉。

当时，韩愈因谏唐穆宗“迎佛骨”而遭贬谪，以戴罪之身走向“路八千”的潮州，身心俱疲，满心绝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早春的雨洗刷了诗人心上的尘埃，但《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这样的诗句总是在柳芽初萌的时节，将许多人的心思浸润得温润透亮。

立春之后，枯硬的风往往还带着冬日的寒冷，沿河的柳试探着扭一扭枝条，仍旧肃穆地站好。《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载：“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

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随着“雨水”的到来，柳枝才放心地软了，土壤也松弛下来，天地澄澈，空气湿润。对于春天来说，“立春”只是彩排，“雨水”才将序幕拉开。

古人将“雨水”节气分为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水边，“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韦庄《谒金门》），水獭把从春水中捕获的鱼儿齐齐挨挨摆在岸边，如同祭祀一般。如果水獭真的懂得祭祀之意，它祭祀的应该是万物萌动的春意吧。天上，“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李益《春夜闻笛》），雁翅急急煽动着春风，在天空划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四野，“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孟郊《春雨后》），草木中的汁液正加速地流动，比赛着谁绽出第一抹新绿。于是，一切都有了精神。

“雨水吃三白，一年病不来”。“雨水”这日，老辈人告诉你要煮“三白汤”。以梨片、藕节、白茅根为主料，讲究一点儿用的是窖藏的雪

水。梨润肺，藕解烦渴，白茅根清热生津，“三白汤”与“雨水”节气一样，驱赶着冬日的干燥。枝枝叶叶，汤汤水水，大地和人一起被润泽着，生机流动起来了。

是这些让韩愈感受到“最是一年春好处”的吗？距离韩愈写下这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的约六十年前，成都的春雨飘过杜甫的茅檐。在经历了天宝十五年兵戈血火凝成的“感时花溅泪”，至德二年离乱悲辛中的“雨脚如麻未断绝”之后，杜甫的草堂终于迎来了广德元年的春天，老病缠身的诗人写下了这首《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春雨总是让人多情又欣喜。这欣喜延续至今，也曾漫过九百年前的临安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在“世味年来薄似纱”的心境中，还因“小楼一夜听春雨”而惦记起明日深巷中娇艳的杏花。这些杏花被

谁采来，被谁买去？不管怎样，带着融融春意的杏花总能给人以片刻的怡悦，即便是在百般无聊的等召中，即便是在对官场失望的无奈中。

春夜的喜雨不只是为了催生诗人笔下的句子，更是为了滋润农人脚下的土地。老农抓起一把湿润的泥土，看一眼闲置了一冬的木犁。今年的收成如何？岭南客家人开始“占稻色”了。他们把谷米放在铁锅里翻炒，在噼噼啪啪中寄予着厚厚的希望，米花爆得出越多，收成就会越好。

木犁翻动着泥土，诗人挥洒着笔墨，田耕与字耕在一年又一年的春雨中传承：“雨水洗春容，平原已见龙”（元稹《咏廿四气诗·雨水正月中》）、“雨深一尺春耕利，日出三竿晓饷迟”（苏辙《春日耕者》）、“夜来春雨深一犁，破晓径去耕南陂”（田昼《筑长堤》）、“麦雨一犁随处绿，柳烟千缕几时青”（范成大《丁酉正月二日东郊故事》）。

“雨水地气通”，二十四节气从来不只是印在黄历上的字，而是大地血脉的搏动。无论经历了多么萧瑟的冬日，“雨水”来了，耕种的时机就到了。所以韩愈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说：最是一年春好处。还有什么比能够“种下”更值得期待呢？

六十岁的女士，说我身上的小黑裙很好看，她很多年没穿裙子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穿，觉得我这条裙子的长度和质地都适合她，问我是哪里买的。我说很普通，网上很容易买到相似的。她说不会网购，继续追问卖裙子的店铺地址，我告诉她大概是哪里买的，她说今天就去买，也高高兴兴地走了。

常常深觉生命虚无的我，就这样用早晨短短的一二十分钟，完成了一次与世界的深度连接。

被他搜索个遍，以至人人敬而远之。虽然悬墨满室，但都是巧取豪夺而来，这就超越了人情、道德和法度了，为人所不齿。

癖好适度是种美，癖好过度便是病，甚至是罪，故“可以为好事者之戒”。

熙宁间，元丰初，是苏东坡人生的一段高峰期。他才华横溢，声名如日中天，朝野间唯其马首是瞻者众多。苏门四学士，在扬州收张耒，在杭州收晁补之，在徐州，秦少游、黄庭坚又相继拜倒其门墙，俨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与其他凡夫俗子最大的区别在于，无论在多么顺风顺水的情况下，他的内心始终淡定、清醒、明澈、通透，心无妄念，身无妄行，一派云淡风轻的样子。

星期文库 书里书外苏东坡之二

“00后”职校教师的突破启示

维扬书生

23岁的曹博是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教师，1月10日他收到了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记大功”证书。2024年9月，曹博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电子技术项目金牌，这是湖北代表团在世界技能大赛中拿下的首枚金牌。其实，在职业院校里像曹博这样的杰出人才还有很多。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2019级学生杨绍辉通过努力和坚持，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斩获汽车技术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在该赛项金牌零的突破；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学生马宏达通过不懈努力，在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中获得了“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金牌。

23岁的曹博当初参加中考时分数已过普高线，却主动选择读中职。进入中职后，很快就有专业课老师建议他参加技能大赛，一接触，他发现竞赛很有意思，在学校和老师的支持下参加了很多竞赛。参赛让他获得了电子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提高了他的自我学习

能力，“我很高兴，我早早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路，后来回母校当老师，把自己学会的东西教给更多学弟学妹，也很有成就感”。

还有报道称，毕业于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90后”女生邢小颖，2014年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任教，和她一样毕业于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清华任教的前后有5批13人。邢小颖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感叹：“过去这十年，是职业教育给了我人生出彩的机会。”

可见，是职业教育培养出上述年轻人的专业技能，帮助他们获得就业机会和职业成就，甚至在国内国际舞台上赢得荣誉。毋庸讳言，当下社会上还有不少人职业学校、对职校生存在偏见，但“00后”职校教师曹博等人的成功，无疑具有启示意义。职业学校的实践导向、教育模式和技能训练都有机会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只要找准努力的方向并不懈努力，职业学校的学生照样可以成为高技能人才，照样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辉煌的人生篇章。

整个冬天，我都在心底盼着能与一场雪相拥，但始终未能如愿。

那天，我路过小区的方亭，不经意间瞧见假山池畔的美人梅，正悄然酝酿着一抹胭红，像是藏着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原来，春的使者早已绕过寒冬的封锁，在枝头投递出第一封信。

我下意识伸出手，指腹轻轻摩挲着粗糙的梅枝，那触感，极像儿时老屋墙角的犁铧。那些蛰伏在记忆深处的片段，随着岁月的年轮，一圈圈地漫上指尖。立春前夜，父亲总会把犁头擦拭得锃亮，他说，铁器也要晒太阳，要沾染些阳气。今年“春打五九尾”时，我才恍然惊觉，虽然离开老家的土地已四十余载。但骨子里对节气的那份敬畏，从未消散。

晨雾霭霭，含苞的梅朵像是裹着一层轻柔的丝绸襁褓。谚语里说，这

样的年景，雨水会很多。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幼时的故乡，我趴在窗台，一颗一颗数着雨滴的时光。那时，檐角的冰溜子总会在惊蛰的前夜悄然消融，化作青瓦上跳跃的溪流。母亲说，这是大地解冻的悄声细语。如今，身处钢筋水泥的丛林，难觅这样的景象。可每当春雨轻叩大地，我还是会下意识地望向案头那抹嫩绿的水培麦苗，这是身居都市的我，我对土地的不舍与眷恋。

寒潮再次折返的清晨，几朵明艳的红梅，挣脱了鳞苞的束缚。花萼在凛冽的空气中缓缓舒展，这一幕，让我想起故乡那些顶着薄霜，在田间播种的身影。他们微微佝偻的脊背，比任何哲学论著都更深刻地教会我：真正的春天，不在皇历的纸页间，而在冻土下奋力生长的根须里，在顶破冰壳的嫩绿胚芽中，在万物与时光的顽强抗争中。

有哲学家论述人如何通过与世界建立连接，赋予自己的生命意义。如果认为金钱是人生的意义，那就在现实生活中努力挣钱；如果认为爱是意义，那就在现实中与人们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如果找不到人生的意义，那就先投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意义。我将之概括为：到户外去！

只要在户外走个一二十分钟，我们就可以与世界发生丰富的连接！

两只小黄猫在互相撩拨嬉戏，另一只小黑猫则警惕

地注视着我，双眸亮如星辰。它们的母亲则安卧在不远处，睡得正香。

遇见一个几年未见的退休老同事，他一眼认出我，我们停下来聊聊这几年的生活，他问询着同事们情况，看来还心系旧日时光。

一位着花裙、染褐色卷发、化淡妆的老太太，被一株带露的紫薇吸引，试图自

拍，可能觉得不满意，于是让路过的我帮忙。我虽然拍照技术不行，但欣然答应。她尝试不同的角度，摆了好几个姿势，我就每种姿势都连拍几张，心想总有一张好的。她看了我拍的照片，很满意，高高兴兴地走了——也许会选几张发朋友圈。

再往前走，遇到一位五

到户外去 周毓之

非人磨墨墨磨人 晏建怀

“非人磨墨墨磨人”是苏东坡《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中的句子。此诗作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苏东坡时任徐州知州，即秦少游所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之地。

舒教授即舒焕，字尧文，时任徐州教授，苏东坡的僚属，因为皆爱好书法和文学，遂成苏东坡好友。二人经常在一起交游往还，唱和切磋，其乐融融。苏东坡好墨，藏墨数百锭。一次，舒焕参观了苏东坡多年收集的墨，惊叹于藏墨既多又好，写诗致意，苏东坡和了这首《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诗曰：“……我生百事不挂眼，时人谬说云工此。世间有癖念谁

无，倾身障簾尤堪鄙。人生当著几两屐，定心肯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墨先耻。逝将振衣归故国，数亩荒园自锄理。作书寄君君莫笑，但觅来禽与青李……”

全诗谈墨，“非人磨墨墨磨人”一句堪称诗眼。不过，此句到底有何指向，后人颇费思量。是说没有磨墨天资的人，硬要一生磨墨，墨反过来也消磨了他一生的光阴？还是人只有经历天长日久被墨磨练的艰苦过程，才能取得文学或书法上的卓越成就？是消磨？是磨练？抑或其他？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非人磨墨墨磨人”反映了苏东坡对癖好的认知。他认为任谁都会有些癖好，“世间有癖念谁无”。因为癖好可以怡情、修心、养性。明张

岱在《陶庵梦忆》中即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然而，人不能为癖好所累，不能成为癖好的奴隶，更不能因为癖好而逾越人情、道德甚至法度，否则，那就真是“非人磨墨墨磨人”了。

苏东坡在《书石昌言爱墨》中说：“石昌言蓄珪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云：‘子不磨墨，墨当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无恙，可以为好事者之戒。”石昌言有藏墨之好，无磨墨之实，像“守财奴”一样守候着那些冰冷的墨，美好时光都被好墨之癖消磨殆尽，让人叹息。

苏东坡还在《书李公择墨藏》中说：“李公择见墨辄夺，相相间抄取殆遍。近有人从梁、许来，云：‘悬墨满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尝有诗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语殆可凄然云。”李公择好墨成癖，见墨就夺，好友